

诗苑译林

狄兰·托马斯诗选

朱利安·白译



狄兰·托马斯诗选

〔英〕狄兰·托马斯 著
韦 白 译

Dylan Thoma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兰·托马斯诗选 / (英) 托马斯 (Thomas, D.) 著 ; 韦白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9

(诗苑译林)

ISBN 978-7-5404-5777-8

I. ①狄… II. ①托… ②韦… III. ①诗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1714号

狄兰·托马斯诗选

(英国) 狄兰·托马斯 著

韦 白 译

出 版 人: 刘清华

特约策划: 韦 白 龚旭东

责任编辑: 傅 伊

装帧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 2013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9.25

书 号: ISBN 978-7-5404-5777-8

定 价: 29.00元

前言

韦 白

在世界诗坛中，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绝对是一个独特而又响亮的名字，他的天才、他的疯狂、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至今仍然是世界诗坛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们甚至送给他一个有些戏谑的称呼——“疯狂的狄兰”。在他疯狂的举动中，最为有名的是酗酒和酗酒之后的放纵，而他最后也死在了他喜欢的酒精中，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酒鬼”。在他仓促而短暂的一生中，这个有着巨大的自我毁灭激情的诗人，像一道划过诗坛的闪电，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世界诗坛，并很快在诗歌界取得了先导地位。他一反艾略特和奥登的那种过于智性的学院派诗风，以强烈的原始本能拥抱生命，在一种神秘的经验中将生与死、人与自然合为一体，为现代主义诗歌开辟了新方向。

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源泉主要可分为三个部分：

· 威尔士的自然风光、民俗和民间传统；基督教的神学启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的西部地区。相对于英格兰的繁荣与都市化，威尔士在自然景致、风土民情及语言文化方面就显得纯朴与乡村化。威尔士拥有不受污染的自然美景以及变化万千的地理景观，境内处处是原乡之美。诗人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他诗歌中的许多意象都与强烈的童年记忆有关。如《羊齿山》《在约翰爵爷的山上》《梦中的乡村》《在白色巨人的股间》等，都是对威尔士葱翠辽阔的原野、纯朴的男人与女人的热情吟诵。在狄兰·托马斯看来，威尔士的乡村是欢乐无忧的，是春花踏着春叶、阳光充沛、光芒四射的。如他在《羊齿山》中这样写道：

“此刻我青葱翠绿，无忧无虑，在幸福的庭院旁的/谷仓中威名赫赫，一路欢歌，仿佛农场就是家园，/在一度年轻的阳光下，/时光让我玩耍，并在他仁慈的/恩宠下，金光闪烁，/青翠，灿烂，我是猎手和牧人，牛犊应和着/我的号角而歌，山坡上的狐狸，吠声清越而苍凉，/而安息日的钟声，在圣溪的/鹅卵石中轻轻鸣响。”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无疑是诗人在浪漫激情的驱使下加以美化的结果，但的确散发出纯银般的光芒。像华兹华斯和布莱克一样，狄兰·托马斯也认为童年是人生最天真、最斑斓多彩的时光。但他没有像华兹华斯那样把自然推崇为人类灵魂的主导者，而是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的对照物，而宇宙间存在着一

种至高的力量统治着这两个对照互映的有机体。

威尔士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威尔士语是盖尔语的分支，在威尔士的诗歌传统中有两种诗人：一种是由宫廷供养的诗人，另一种是到处漂泊、靠卖唱为生的游吟诗人。由于狄兰·托马斯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加之他的叔公威廉·托马斯就是一位游吟诗人兼牧师，所以他的诗歌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游吟诗歌的诸多特点，比如色彩鲜丽，韵律迷人，联想丰富而奇特，富于浪漫的激情，等等。狄兰·托马斯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音韵铿锵、节奏分明，特别是这种强节奏的诗歌配上托马斯那浑厚低沉、微微颤抖、抑扬顿挫的声音，如同萨满教巫师的祝福或诅咒一般，让人惊悚，这也是他在美国等地的一系列朗诵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关键。

基督教的神学启示，在狄兰·托马斯诗歌中也占有很大的分量。他大量地征用了《圣经》里的许多典故作为创作的素材：创世纪，亚当、夏娃的伊甸园，原罪，该隐以及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传说。狄兰·托马斯的宗教情怀，不同于其他的宗教诗人，他并不十分虔诚，而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叛意识，诗中也没有多少玄学和神秘的成分。也就是说，托马斯并不是通过上帝来解释宇宙的，他更加重视万物的创造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督教的神学启示只是作为他思考万

物本原的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他借此看到了世界和人类身上那种神圣的爱的力量和创造；同时，他也看到了比世界和人类更为可怕的死亡的力量和毁灭。所以，他在对基督的信与不信上，表现出了相当的犹豫，一方面他似乎有着相信基督和众神的一面，他在《年轻的我们已经衰老》中这样写道：“留住信仰，信任 and 崇拜/对男神和女神，上帝和上帝之父，/圣母玛利亚，或其他任何人。”但在另一首诗中，他却是这样表明他的观点的：“没有人能活下去/谁如果不把上帝埋在深深的坟墓里/然后又再次举起他的骸骨，/谁如果不打碎而又重建，/谁如果不从骨子里找到新的信仰。/谁如果不打碎而又重建他最终的信仰，/而不消瘦憔悴，没有人相信。”很明显，狄兰·托马斯的信仰不单纯是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从基督教中的上帝出发，重建自己的信仰。这种打碎而又重建的信仰，既与上帝和基督有关，但又出现了转换，他更迷恋的是宇宙万物及生命本身的兴衰与生死，而这种生命的强力和死亡巨大的毁灭力，在狄兰·托马斯眼中，似乎并不来源于无所不能的上帝，而来源于自然本身或潜意识的情况下“性”的一切活动。

因此，由对人类创生的基督教神学启示的思考，狄兰·托马斯迅速转向了对生命的原始强力和死亡那同样蛮悍的毁灭力的思考。这种对生的沉思、对死的不屈，构成了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最强音。如在《穿过绿色茎管推动花朵的力》这首杰作中，新生

与死亡，像两股不同向度的力在摩擦、互否、冲突中扭结为一体，两者都运行于“从春到冬”的时空隐喻之中。“生命/死亡”，“开花/凋谢”，“流动/枯涸”，作为一个和弦是无法分解的。面对死亡，狄兰·托马斯表现出来的豪迈与高傲，是迄今为止的世界诗歌中最大强度地表现出生命的骄傲与尊严的诗歌。他的作品《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挽歌》都堪称此类题材中的不朽之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人应在暮年怒吼、燃烧；/应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这是怎样的气魄和力量啊！

狄兰·托马斯曾经公开承认他受到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他是这样说的：“我受到过他的影响。所有被遮隐住的都应该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消除晦暗是为了净化……诗歌，作为对消除个人晦暗的记录，无疑要将阳光投在被遮隐已久的事物上，这样一来，便可以净化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东西。弗洛伊德投光照明了他所暴露的部分晦暗，诗歌已从那光明和暴露中获益甚多，然而这就更应该深入那些被净化了的裸露中去，深入依旧被遮隐着的因果中去。弗洛伊德没有认识到这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出，狄兰·托马斯接受了弗洛伊德有关性与梦的阐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狄兰·托马斯诗歌中何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子宫”“卵”“黑暗”甚至“精

液”，并常常采用一些象征性的“性”意象的原因。如《没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光在碎裂》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双股间的烛火/温暖着青春和种子，点燃着岁月的胚芽；/没有种子骚动的地方，/男人之果在星光下晶莹圆润，/如无花果一样明亮；/没有蜂蜡的地方，蜡烛映照出它的头发。”这些复杂的象征性的“性”意象，从艺术的角度表现了原始的性冲动的力量。但狄兰·托马斯对性与梦的认识，又不能与弗洛伊德思想划等号，他所指的“依旧被遮隐着的因果”才是他真正要探讨的关键。也就是说，狄兰·托马斯一方面接受了弗洛伊德思想中合理的一面，但又有所发展，并将那种原始的性冲动与生命自身的涨落联系起来，并认为万物的运动、生成、毁灭的原因可归结于潜意识下的性的一切活动。因此，又可以说，他是把“性”与生和死焊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

弗洛伊德思想不仅为狄兰·托马斯准备了思想上、题材上的背景，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方法学上的便利。他的超现实主义诗风，很大程度上与当时风靡欧洲的、因接受弗洛伊德思想而形成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脉相承。其对潜意识和梦境的挖掘，对分析思维和经验主义的冲击，对隐喻的暴力并置和自由转换，对人生生命中原始冲动的展示，都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但又卓尔不群。所以，虽然狄兰·托马斯被定位于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他本人却

并不大同意，因为他虽然从主体上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诗歌美学，但又与其他的超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他说：“我不在乎一首诗的意象从何处挖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从隐蔽的自我之海底打捞它们；但是在抵达稿纸之前，它们必须经过所有的理智加工。而超现实主义者却把从混沌中浮现出来的词句原封不动一股脑地堆放在稿子上，在他们看来，混沌即形状和秩序。我否认这一点。”

狄兰·托马斯的超现实主义诗学风格中，不仅有着对“性”和“梦境”“潜意识”等超现实主义诗学内容的探索，也有着与传统写作完全不同的语言学探索。他的诗歌有时彻底粉碎了传统诗歌的线性叙述方式以及词句的正常排列方式，而完全代之以词句独特的排列组合以及乍看起来荒诞却蓄含深意的句式。对于他这种超常规的意象排列方式，狄兰·托马斯自己有过精辟的论述：“我的诗需要一系列的意象，因为诗的中心便是系列意象的组合。我创造一个意象——尽管‘创造’这个词不恰当，也许是使一个意象在我的激情中生成，而后赋予其我所具有的智慧与批判的力量——让这个意象催生另一个意象，并使其与最初的意象相冲突，让第三个意象生成于这前两个意象之中，再产生第四个矛盾的意象。让这所有的意象在我所定下的范围内冲突抗衡，每一个意象都有自我毁灭的因素。”一首伟大的现代抒情诗，就是一种危险的平衡，“狄兰·托马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握住了

这一危险的平衡，并找到了容纳他那野蛮力量的惟一形式”（北岛语）。

这本《狄兰·托马斯诗选》，是根据J.M. Dent & Sons Ltd 1979年再版的《The Complete Poems of Dylan Thomas》翻译而成。在我翻译过的诗人中，狄兰·托马斯可以说是最难翻译的一位，他那独特的用词方式，他那抑扬顿挫的铿锵节奏和音韵，无一不是对翻译者的巨大挑战。如果说他颠来倒去的词语在反复的琢磨中尚可猜测，而那魔鬼念咒般的节奏和音律却是万难传译过来的。而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许多篇什，恰恰靠的是那摄魂夺魄的节奏和回环的音律，因此，翻译过来后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在翻译上，节奏尚有一定程度的可译性，可音律则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可翻译性。因为音律牵涉到语言系统的发音方式，而不同的语言系统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发音方式，加之中国当代新诗自产生之日起，音律就是最为薄弱的一环，甚至完全可以说当代新诗的音律尚未完全“发明出来”。因此，在翻译时很难找到合适的、真正可以与原文相匹配的音律。在此基础上，如果一定要照顾原文的音律，即使勉强做到了，也与原文本身的音律是两码事，这便是我在翻译狄兰·托马斯的韵体诗时基本采取无韵体翻译的根本原因。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误译、错译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前言 / 1

序诗 / 1

我知道这邪恶的点滴的时间 / 7

冷，哦一点也不冷 / 9

你呼吸着的空气 / 11

卡巴莱 / 12

有时天空太明亮 / 14

雨切割着我们走过的地方 / 16

清晨，莉达的时光 / 19

塔尖，鹤一样耸立 / 21

时间过于腐朽 / 22

不是在痛苦中而是在遗忘中 / 24

寻常的日与夜 / 26

微风中的想象 / 29

新入教者，在微笑中受洗 / 30
被明亮的世界所包绕 / 32
尽管通过我的令人困惑的方式 / 34
在山岗的高处 / 36
一个安静的夜晚 / 38
他们是唯一没有爱过的死者 / 40
这世上有许多东西 / 42
永远不要去触及那忘却的黑暗 / 44
黑暗中的孩子得不到翅膀 / 46
长长的骷髅 / 48
临近夏天 / 50
青春呼唤着年轮 / 52
只不过是人 / 54
从叹息里 / 56
在你伸开的手上 / 58

走进花园 / 60

抬起你的脸 / 62

在气体消散之前 / 64

年轻的我们已经衰老 / 67

一场智斗之后 / 71

他们的面孔闪动着光 / 73

跟踪狐狸 / 74

农夫走了 / 76

诗人：1935 / 79

我知道，光踩在千万个星球上 / 83

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 85

出自深渊 / 87

我们躺在沙滩边 / 94

没有人相信 / 96

赞美创造者 / 98

在春天这儿 / 100

在骨头上寻肉 / 102
耳朵在塔楼里听见 / 105
据说众神将擂击云层 / 108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 / 110
让一瞬说出一句忠实的诺言 / 112
你是这肉体王国的统治者 / 114
在我敲击之前 / 116
我们看见升起秘密的风 / 120
红色的冰雹之主不应永远 / 122
太阳烧灼着清晨 / 124
我的英雄裸露着他的神经 / 126
歌 / 128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 130
当初恋从狂热到折磨 / 132
没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光在碎裂 / 136
一封给姑妈的谈论正确了解现代诗歌的信 / 139

这片我切开的面包 / 144
你的疼痛将会是一阵音乐 / 146
心灵气候的进程 / 148
我们的阉人梦 / 150
我看见夏天的男孩 / 153
当微光不再锁住 / 157
尤其是当十月的风 / 160
我跟随睡眠 / 163
我梦见我的创生 / 166
一切一切这干枯的世界的杠杆 / 168
在我缤纷的意象里 / 171
难道你不把我当父亲 / 179
如果灯笼闪亮 / 182
化身恶魔 / 184
等一等，这些布谷鸟月份中的古老时刻 / 186
养育光 / 188